

# 从国际汉语教材对离合词的拼音与词性标注 谈述宾结构离合词教学

金美玲 JIN Meiling

## 内容提要:

离合词是现代汉语中一类特殊而常见的语言形式，是国际汉语学习者很容易出错的地方，也是国际汉语语法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因而应该受到特别的关注。离合词的特点是“可离可合，可词可语”，它既属于词汇范畴，又属于语法范畴，因而不能将其与普通动词相等同。本文从一些国际汉语教材对述宾结构离合词在拼音与词性标注的方式出发，并结合其翻译释义、语法讲解、后续练习及使用情况，谈谈国际汉语教学中如何对待述宾结构离合词，以便学习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并正确得体地使用这类词。

**关键词:** 述宾结构离合词，拼音标注，词性标注，离合词教学，国际汉语教学

## 一 引言

“离合词”这一术语是陆志韦于 1957 年在《汉语的构词法》中首次提出来的，它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一类由两个语素构成的语言形式，其两个语素“合起来是一个词；在同形式的结构里，两段分开了，就是两个词。”（陆 1957：79）当两个语素“合”在一起时，表达一个比较固定完整的概念，比如“睡觉”。但在进入语用过程以后，两个语素之间常常可以插入其它的独立成分，呈现“离”的状态，比如“睡大觉、睡个好觉、睡一觉、睡过觉、睡完觉”等等。然而，无论处在哪种状态，“睡觉”的语义并不发生变化。因而它是一种既属于词汇又属于句法这两个范畴的特殊语言现象。正因为此，学术界对离合词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离合词”是词，也有人认为“离合词”是短语，还有人认为“离合词”既是词又是短语。<sup>1</sup>

---

<sup>1</sup> 更多详情请参照胡静男（2021）、熊晓青（2015）。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对“多音词的注音,以连写为原则...有些组合在中间加斜的双短横‘//’,表示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1998: 凡例 4-5),比如“睡觉 shuì//jiào”(1998: 1187)、“提高 tí//gāo”(1998: 1238),以区别于其它双音节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简称:《等级标准》)对离合词的注音也同样采用在两个语素之间加双斜线‘//’的标注方式,既不同于普通双音节词将两个音节连写<sup>2</sup>,又区别于双音节短语将两个音节分写<sup>3</sup>,这说明这类词语确实有别于其它词语,因而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应该受到特别关注与特殊对待。

那么,在国际汉语教材中,离合词的标注以及教学安排又是如何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先从离合词的特点及其扩展模式出发,看看常用教材中是如何标注、解释与练习离合词的,然后再分析一下离合词为什么是教学的难点,最后谈谈在教学中应该如何教授与练习离合词。

## 二 离合词的特殊性及扩展模式

离合词之所以被称为离合词,就是因为它们的两个组成语素可离可合。“合”被认为是离合词的原式与常例,“离”则被认为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变式与特例。(赵,张 1996: 44)“离”主要表现在可以在两个语素之间添加某些成分进行扩展。不同类型的离合词,可扩展的情况也不相同<sup>4</sup>。述补结构离合词的扩展情况相对简单,比如:动词+结果的“看见”可以扩展成“看得见、看不见”,动词+趋向的“回来”可以扩展成“回得来、回不来、回家来”。国际汉语学习者在使用的过程中,除了“回家来、带回家来”这样的短语中因为宾语所表达的词语特性(是否表处所)的缘故,有时会出现位置错误(“\*回家来”、“\*带回家来”)以外,较少出现偏误情况。而述宾结构离合词除了因为数量较多<sup>5</sup>(周 2006: 142)以外,其扩展情况也很复杂,这样出现问题的几率也就很大。因此,本文考察的范围只限定在述宾结构离合词上。下面我们将述宾结构离合词的主要扩展形式与可插入部分列举如下:

<sup>2</sup> 比如:“商店 shāngdiàn”(《等级标准》2021: 40)、“工作 gōngzuò”(2021: 37)。

<sup>3</sup> 比如:“请进 qǐng jìn”(《等级标准》2021: 39)、“下雪 xià xuě”(2021: 49)。

<sup>4</sup> 有关离合词的类型及其扩展情况可参照赵金铭(1984)、王海峰,王铁利(2009)、熊晓青(2015)。

<sup>5</sup> 在《等级标准》前三级所收录的102个离合词中,动词+结果式离合词14个,动词+趋向式离合词11个,而述宾结构离合词77个,约占离合词总数的75%。

### (1) 扩展述宾结构离合词的宾语部分

- 可用量词扩展：帮个忙，唱首歌，见个面，拍张照
- 可用数量扩展：帮一个忙，唱两首歌，吃一点儿饭，开几个会
- 可用时量扩展：谈一会儿话，休两个星期假，上一会儿网，干一天活儿
- 可用定语扩展：生男朋友的气，吃你的饭，放你的心，丢谁的脸
- 可用形容词扩展：帮大忙，说闲话，发高烧，睡懒觉
- 可用名词扩展：唱中国歌，跳街舞，上汉语课，拍集体照
- 可用人称代词扩展：帮他忙，请我客，生我气，见你面
- 用“（个）什么”来扩展表示反问：伤（个）什么心？（表示“别伤心”），散（个）什么步？（表示“不散步、别散步”），跑（个）什么步？（表示“不要跑步”）

### (2) 扩展述宾结构离合词的述语部分

- 可用动词重叠扩展：洗洗澡，走走路，睡睡觉，聊聊天
- 可用V—V的形式扩展：点一点头，读一读书，理一理发，跑一跑步
- 可用动量补语扩展：出一趟门，请一次客，握一下手，见一下面
- 可用表示完成的词语扩展：睡足觉，考完试，伤透心，加好油
- 用“了”扩展：跑了步，握了手，洗了澡，帮了忙
- 用“V了VO”扩展：跑了跑步，握了握手，洗了洗澡，点了点头
- 用“过”扩展：离过婚，跳过舞，请过假，回过国
- 用“着”扩展：唱着歌，照着相，排着队，发着烧
- 用V不V、V没V的形式扩展：结不结婚/结婚不结婚，关不关机/关机不关机，洗没洗澡/洗澡没洗澡，发没发烧/发烧没发烧<sup>6</sup>
- 用可能补语扩展：结不了婚，游不成泳，毕得了业，帮得了忙
- 用“把”扩展：努把力，加把油，过把瘾，加把劲

### (3) 以宾语前置形式扩展

- 直接将宾语前置：歌唱完了，课上完了，油加好了，心伤透了，饭吃得很多
- 用“把”将宾语前置：把丑话说在前头，把心放在肚子里，把脸丢尽了

<sup>6</sup> V + O 结构的短语只能有 V 不 V + O 和 V 没 V + O 的格式扩展，比如“喝不喝咖啡、喝没喝咖啡”，不能像离合词那样有两种扩展格式：“睡不睡觉&睡觉不睡觉、睡没睡觉&睡觉没睡觉”。

- 用“被”将宾语前置：话都被你说完了，脸都被你丢尽了，事被我办砸了
- 用特殊结构将宾语前置：连婚都没结过，一天假也没请过，一点儿忙都帮不上

从上述扩展情况可以看出，述宾结构离合词中的述语与宾语都具有可扩展性，但是它们与可任意扩展的双音节述语 + 宾语结构中的述语与宾语又不完全一样，其扩展形式是受限的。（赵，张 1996；周 2003：34）当然，也不是所有插入成分都适用于每一个离合词，所以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比如，有些离合词是表达短时动作的，不具有随意性、重复性，所以不能用 VVO 这样的结构（“\*伤伤心心”、“\*离离婚”）。也有的离合词，因为两个语素的性质不同可扩展插入的形式及数量多少也不同。有的属于自由语素+自由语素（“唱歌”、“请假”），可扩展的形式较多，插入的成分也较多。而有的属于自由语素+粘着语素（“发炎”、“游泳”）或者粘着语素+自由语素（“当心”、“旷课”），有的是粘着语素+粘着语素（“毕业”、“散步”），“离”的形式就很受限制，因为粘着语素不能独立进入句子层面，所以不能随意扩展、插入或者将宾语前置。只有两个语素都为自由语素时，才可以将名词性语素前置置于动词性语素之前。还有的动词因为组成结构以及组合后词性的变化也不能随意插入成分，比如“得意”兼有动词和形容词的特点，因而不能说“\*得了一次意”或者“\*得了得意”等。另外，能够用人称代词或者第二个宾语来扩展的离合词也很少，因为大部分离合词本身已经包含动作为所涉及的对象，如果需要引入另外一个动作参与者时，常常必须加介词带出，比如“跟朋友见面、向你父母问好、与他告别、跟网友聊天儿”等等。因而，离合词的扩展用法要因词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绝对不能泛化使用。

### 三 离合词的拼音与词性标注

因为语法学界对离合词是词是短语看法不一，所以国际汉语教材的编写者对这一语言现象的处理方法也不一致。在生词表中，无论是对离合词拼音还是词性标注均有不同。下面我们考察几套常用教材，看看目前适用于 HSK 考试的《HSK 标准教程》（简称：《标准教程》）以及适用于大学汉学专业使用的《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三版（简称：《新实用》）、《当代中文》修订版（简称：《当代》）、《新目标汉语口语课本》（简称：《新目标》）对述宾结构离合词的标注情况。为直观起见，其具体做法列表如下：

例词	标准教程	新实用	当代	新目标
睡觉	shuì jiào 1-13*	shuìjiào 1-8	shuìjiào 2-2	shuì jiào 1-6
	v.	VO	V.O.	词性未标
见面	jiàn miàn 3-8		jiànmiàn 1-6	jiàn miàn 2-10
	v.		词性未标	词性未标
唱歌	chàng gē 2-11	chàng gē 1-5	chànggē 2-4	chàng gē 1-10
	v.	V + O	V.O.	词性未标
帮忙	bāng máng 3-6	bāngmáng 2-18	bāngmáng 2-12	
	v.	VO	V.O.	

表一：国际汉语教材对述宾结构离合词的标注情况 来源：自制。

\*：语音标注后面的数字，表示该词出现的册数及课数，比如 1-13 表示第一册第十三课。

从上表可以看出，认为离合词是词者，在标注中就标出词性 V、v、VO 或者 V.O.，拼音也连写，以示它们与 V + O 短语（比如“打电话 dǎ diànhuà”、“做饭 zuò fàn”）的不同。认为离合词是短语者，对词性有的标为 V + O 或者什么都不标注，而拼音则采用两个语素用空格分隔的标法。但是《标准教程》却介乎两者之间，认为离合词为短语，却标上 v. 作为词性。下面我们具体到每本教材，来看看他们各自的做法。

《标准教程》是一套“以 HSK 大纲为纲，体现‘考教结合’、‘以考促教’、‘以考促学’特点”（《标准教程 1》2014：4）的汉语系列教材，其目标群体是预计将来参加 HSK 考试的人员。该教材旨在引导学习者“有效地学习汉语，使他们在学的过程中既能全方位地提高汉语综合运用能力，又能在 HSK 考试中取得理想成绩”（《标准教程 1》2014：4）。《标准教程 1》对述宾结构离合词的标注采用词组标注法，如“睡觉 shuì jiào”（2014：99），两个组成语素的拼音之间用空格隔开，但对其词性却以动词 v. 标注。

《新实用 1》对述宾结构离合词的拼音标注跟普通双音节词一样，两个语素之间没有使用空格，如：“看病 kànbìng”、“睡觉 shuìjiào”，词性标注为 VO。除此以外，在该词条的下方还给出“病 bìng, N./V.”、“睡 shuì, V.”。（2017：211）在“跳舞 tiàowǔ, VO”这个词条下分别给出了该离合词组成部分的“跳 tiào, V.”和“舞 wǔ, N.”的发音与词性（2017：141）。

《当代 1》对离合词的拼音标注跟普通双音节词相同，两个语素之间没有使用空隔，也未标注词性，如“见面 jiànmiàn”（2014: 105）、“打车 dǎchē”（2014: 135）。也就是说，述宾结构离合词是以词的形式标注拼音，但以词组的形式来对待。而《当代 2》中的“唱歌”、“跳舞”等离合词，除了拼音标注（chànggē, tiàowǔ）保持第一册的做法外，还给出词性标注，为 V.O.。另外，在该离合词下方也列出了各组成部分的词性，如“唱 chàng”、“跳 tiào”为 V.，“歌 gē”、“舞 wǔ”为 N.（2014: 043）。即使离合词的前后两个组成部分因为粘着语素的缘故不能分别给以解释，至少解释其中可以独立成词的那部分，例如“游泳 yóuyǒng, V.O.”，“游 yóu, V.”（2014: 062）。在这一点上，《当代》的做法跟《新实用》一样。

《新目标 1》对离合词的标注非常简单，完全按照短语来处理，既将离合词两个语素的拼音用空格隔开，又没有提供词性标注，比如“睡觉 shuì jiào”（2012: 132）。

通过对以上教材离合词标注方法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教材的编写者对离合词是词是语的看法很不一致，反映在标注方面也就各种各样。他们既认为离合词不同于一般词语，想通过标注来显示其与众不同，又因为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而无所适从，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离合词性质问题的回避，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在处理上的纠结与无奈。

然而，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离合词被很多人认为是教学的难点（王 2005: 27；于 2009: 129；王，王 2009: 85）。德国汉学家柯彼德（Peter Kupfer）也认为，离合词“是汉语里的特殊现象……连高级级的学生也掌握不了……一定要作为汉语教学中的重要语法点之一。”（柯 1991: 104）他将离合词称为“最小的述宾结构”（柯 1991: 104；1992: 100）。他认为，“汉语学生最大的困难之一是，在词汇里辨别这些‘最小的述宾结构’，并了解它们的性质和用法。”（柯 1991: 104）按照柯彼德（2000: 487）的分法，最小的述宾结构可以分成以下三种情况：1）已经变成固定动词的述宾结构词，如“动员、出版、当心、去世、造福”等，后边可以直接带宾语和补语（例如：“动员大家、造福人类、去世了两年、出版了十本新书”），其用法完全等同于普通双语素动词。2）以一个形式、两种用法共存的述宾结构词，如“担心、放心、生气、投资”等，即“担心什么、担什么心、担心起来、担起心来”这样合与分的形式都可使用。3）不能带宾语、而词典和词汇表中又常以词的形式标注拼音的述宾结构词，如“吃饭、结婚、游泳”等。学习者很难分清这些不同种类述宾结构的具体情况，经常出现错误的用法。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词语标注来帮助学习者弄清其特性以及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将会减轻他们词汇学习的负担，提高学习效率。所以笔者认为，如果能

够采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拼音标注方式，在述宾结构的两个音节之间使用明确的标识//，如 *shuì//jiào*，再辅以两个组成语素的结构标注，比如“帮助”VV，“帮忙”VO，再加上述宾结构离合词各组成语素的语义解释，比如在“帮忙”这一词条下进一步解释“帮”和“忙”这两个独立语素的意思，就像《当代》和《新实用》的做法一样，那对学习将是很大的帮助。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VV、VO、V.V. 或 V.O. 等通常在语法讲解时也可用来标注短语或结构，比如本文第四部分第 2 点中就引用了《当代》的这种使用方法。（《当代 2》2014：53）。但与一般短语和结构不同的是，虽然有些离合词也由两个自由语素组成，但作为词汇单位，离合词有时具有从单个语素无法推导的词义，例如：“帮忙”的语义并不等于“帮”和“忙”的语义相加，“生气”的语义也不等于“生”和“气”的语义相加。这里之所以建议将 V 与 O 合写，只为表示其所代表的是词，而 VO、V.O. 等信息也只为帮助学习者理解述宾结构离合词的结构特点，为进一步学习掌握其可离析并扩展为短语这一特点做好准备。其实，这样的标法，只能表示离合词内部语素之间所具有的述宾关系，并不能标出其作为动词这一特性。因而，按照诸多构词学专著的做法，对离合词的标注可以采用比如 [VO]V 这样明确的标注，以表明其内部述宾关系但作为动词使用的特性。

## 四 离合词在教材中的处理情况

除了离合词的拼音及词性标注以外，笔者也观察了上述教材对离合词的翻译释义、语法讲解、课后练习以及后续使用等方面的情况。

### 1. 离合词的释义情况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德国的学习者在使用离合词时常常出现偏误的地方是有一定规律的<sup>7</sup>，并非所有离合词都会引发偏误。下面我们以《新实用 1》德文版（2017）述宾结构离合词的释义情况为例，来分析学习者在哪些情况下容易出现偏误，其大致原因是什么。现将《新实用 1》对述宾结构离合词的词义解释情况列表如下：

---

<sup>7</sup> 李大忠也认为：“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动宾格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很多的，所出现的错误也有一定的共性。”（李 1997：220）。

离合词	动词	反身动词	名词	动宾结构	借助介词
办公			Büroarbeit		
打车				Taxi nehmen	
打折				Rabatt geben	
打针				eine Spritze geben / bekommen	
堵车			Verkehrsstau		
发烧				Fieber haben	
发炎	entzünden		Entzündung		
干杯			Prost		
挂号		sich anmelden			
滑冰			Eislaufen		
滑雪				Ski fahren	
开车				Auto fahren	
看病					zum Arzt gehen
拍照			Foto		
跑步	laufen				
起床	aufstehen				(aus dem Bett)
上课				Unterricht haben	
上网					ins Internet gehen
刷卡					per Karte zahlen
睡觉	schlafen				
问好				jemanden begrüßen	
验血			Blutuntersuchung		
游泳	schwimmen				
走路					zu Fuß gehen

表二：《新实用1》中离合词的德文释义 来源：自制

综合上表的德文释义，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

- (1) 以动词来翻译汉语的离合词：比如“睡觉 *schlafen*”、“帮忙 *helfen*”、“吃饭 *essen*”、“唱歌 *singen*”。这大概也是大部分国际汉语教材将离合词当作词来教学的主要原因，因为学习者母语中这些翻译词都是词，而且是及物动词，表达固定的意义。这种释义看似简单明了，但实则很容易给学习者造成错觉，让他们以为这些离合词跟德语的动词没有什么不同。当这些离合词以“合”的形式出现时，一般不会出现语用问题，但是当需要引入的宾语与离合词本身含有的宾语不符时，就有可能出现偏误，比如德语说，“*Ich helfe dir. Ich esse gern Schokolade. Er tanzt gern Streetdance.*”，于是学生就会说出“\*我帮忙你、\*我喜欢吃饭巧克力、\*他喜欢跳舞街舞”这样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句子。大部分的偏误常常是到了需要“分”的时候才会出现，比如“\*他跳舞得很好、\*他吃饭得很多、\*他睡觉了很长时间”。其主要原因是，学习者把这类动词当成简单的及物动词来使用。<sup>8</sup>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学到这些离合词时，除强调其述宾结构以外，还应将其与单语素同义动词“睡”、“帮”、“吃”、“唱”进行用法对比，并将其区别用例句直观化，以避免偏误的出现。
- (2) 以反身动词形式翻译：比如“见面 *sich treffen*”、“聊天 *sich unterhalten*”、“生气 *sich ärgern*”。这类离合词常常还会涉及到另一个对象，在使用时“需要把涉及的对象插入离合词中间或者用介词引入”（应，王，金，李 2022: 246），比如：“见他面、和/跟/与她见面；和/跟/与朋友聊天；生我气、生我的气、和/跟我生气”等等。可是学生常将这类离合词理解成普通及物动词，因而说出“\*我见面朋友、\*我生气你”这样的偏误。其实，德文释义虽然是反身动词，但是这些德文词常常也是借助介词来引入另一个动作行为参与者的：*sich mit*（与/跟/和）*jemandem treffen*, *sich mit*（与/跟/和）*jemandem unterhalten*, *sich über*（跟）*jemanden ärgern*。因此，这类动词如果在教学中能够与学习者的母语进行对比，借助正迁移的力量，效果会很好。
- (3) 以名词形式翻译：比如“堵车 *Verkehrsstau*”、“发炎 *Entzündung*”、“验血 *Blutuntersuchung*”。这类离合词在使用时很容易出现诸如“\*路上有堵车、\*我的嗓子有发炎、\*我们明天写考试”这样添加其它动词的问题，因为德语的名词不能做谓语，必须使用动词来与

---

<sup>8</sup> 李怡霏以对比分析假说为理论依据，对比德语与汉语的差异，对德国中高级水平汉语学习者使用离合词出现的偏误进行了分析，找出了他们离合词偏误的特点。其中第一个特点就是，德国学习者将离合词当成普通动词来用，在后面直接加需要扩展的成分。（李 2019: 43）。

其搭配才能进入句子层面。这样的偏误明显来源于母语的迁移：德语说 *Es gibt Stau. Ich habe eine Rachenentzündung. Wir schreiben morgen eine Klausur.* 上面列举的偏误明显是受词汇表中德文翻译以及母语表达方式的干扰所产生的。如果这些离合词后边标注有词性及结构[VO]V，就可以提醒学习者注意德语释义的词性跟汉语词性的不同，从而预防偏误的出现。

- (4) 以动词 + 名词的结构形式翻译，德语的短语顺序为 O + V：“开车 *Auto fahren*”、“发烧 *Fieber haben*”<sup>9</sup>、“上课 *Unterricht haben/geben*”，这样的解释一般很少引起误解，因为它们从形式上完全符合德文的习惯。所以，这类词出现偏误的情况就很少。尽管如此，当需要表达这些动作的情状时，如不及时提醒学习者注意其构词结构，也很容易出现“\*开车得很快、\*上课得很多、\*发烧得很厉害”这样的偏误。
- (5) 借助介词翻译：比如“看病 *zum Arzt gehen*”、“刷卡 *per Karte zahlen*”、“上网 *ins Internet gehen*”。这样的述宾结构离合词常用作谓语或者方式状语，比如“我去看病、我刷卡、我常常刷卡买东西、我上网查资料”，而像“看什么病、刷哪张卡、上中文网”这样“离”的情况学生在初级阶段使用得很少，因而出现的问题也很少。另外，尽管德文翻译中有介词出现而汉语中没有，但是因为有关介词后面的名词，也就相当于动词后面有了名词，从形式上来说，基本符合德语动词的语法习惯，因而这也可能是这组离合词较少出现错误的原因之一。
- (6) 有的述宾结构离合词，其德语翻译词在学习者母语中的使用就跟汉语不一样。比如“帮忙”在汉语中可以带第二个宾语“帮你忙/给你帮忙”，而德语词 *helfen* 必须跟第三格宾语 *jemandem*；“结婚”必须通过介词“跟”引出另一动作参与者“跟她结婚”，但是翻译词 *heiraten* 却是及物动词，后面直接跟第四格宾语，*jemanden heiraten*。“毕业”德语是 *abschließen, absolvieren*，但是“我大学毕业了”德语却是“*Ich habe das Studium abgeschlossen/ die Universität absolviert.* 如果只有德文释义，很容易因母语迁移而产生“\*帮你忙、\*结婚你、\*毕业大学了”这样的偏误。

通过以上对离合词翻译释义不同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外文释义也会影响学习者对离合词的正确使用。由于外汉两种语言翻译词语的词性、特点、用法不完全一致，很容易出现母语负迁移的问题。笔者认为，国

<sup>9</sup> 李怡霏在对比分析中发现，53.57%的学生也出现了“发烧高”（*hohes Fieber haben*）这样直接加扩展成分的偏误。（李 2019：43）。

际汉语教材，除了在生词表中给出外文词义以外，还应给出汉语词语的具体用例，比如常用组合、搭配可能、变体形式等。表现在离合词方面，就应给出其“合”与“离”可能的扩展及其搭配形式，这样既可以将离合词的特点直接展示出来，又可以提高离合词与其扩展形式在教材中的复现率，还可以避免学习者单纯从外文释义上来理解和使用汉语词语。从这个角度讲，《新实用》的做法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由于课文中常常因为语法、话题、内容和语境的限制，无法将离合词的更多扩展用法呈现出来，而在课后练习中又常常主要练习该课所学的词语、语法、语言点与知识内容，从而使一些本来可以与已经学过的语法结合使用的练习因为教材篇幅的关系而无法得到练习，在实际教学中也因为课程进度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往往忽略不顾。为了弥补这样的不足，《新实用》的做法<sup>10</sup>是，在生词表中既给出词的拼音、词性、词义，也给出一些具体用例，一般都是词组与短语，比如“拍照：喜欢拍照、给他们拍照、拍一张照”；“帮忙：要帮忙、不用帮忙、帮个忙、帮一下忙”（《新实用2》2022：198）。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词组和短语，至少可以弥补一些因简单的外文释义所带来的不足。尽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无法囊括离合词的所有用例及离析形式，但久而久之，众多的用例与不断的复现也可以让学习者直观地了解到离合词“可离可合，可词可语”的特点，并直接学到词语的具体使用。

遗憾的是，除了《新实用》以外，我们所考察的教材在生词表中基本都只给出词性和外文释义，而没有使用例解，这就给学习者一种错觉，似乎知道了词义与发音就等于学会了词语。然而，仅从外文翻译根本无法看出一个词语的具体使用情况以及各种搭配关系，“帮忙”与“帮、帮助”都译成 *helfen*，“睡觉”与“睡”都译成 *schlafen*，“游泳”与“游”都译成 *schwimmen*，在意思上它们并没有区别，但实际的使用情况与使用场景却大不相同。这样的词义翻译往往会间接引导学习者跟自己的母语词进行对比，从而采取母语迁移的学习策略。如果是正迁移那当然好，可如果是负迁移，正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翻译词与汉语词的词性、词义、用法无法对等的情况下，那母语迁移将成为很多直接偏误与潜在问题的根源。离合词之所以成为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因为学习者的母语中没有与离合词完全对等的词语，而词义翻译也只能译其义而不能译其质，因而在词义解释时必须添加用法用例。

---

<sup>10</sup> 《新实用》这样的作法当然不只局限于离合词，几乎每个生词都有使用实例，比如“休息：多休息、休息一下、休息一会儿、不用休息”，“内：办公楼内、医院内”（《新实用1》2017：216），这不仅教给了学习者词语的正确用法，而且大大提高了词语、语法的复现率，继而也就避免了一些可能因负迁移而出现的问题。

## 2. 离合词的语法讲解

离合词“起床”、“跑步”、“睡觉”首次出现在《新实用 1》课本第四课的补充词汇中，在句中以“合”的形式作谓语，与时间说明语一起使用（比如：你几点睡觉？）。正式以课文词汇出现是在第五课，而且在生词表中给“唱歌”、“跳舞”的词语例解就以“离”的形式“唱生日歌”、“跳个舞”出现了。然而，课文中却没有使用扩展的形式。第八课引入的离合词最多，课文中也出现了扩展例句“我给你挂号、去验一下血”，但是整个语法部分并未出现离合词的概念及用法解释。只是第二册第 13 课课后注释<sup>①</sup>“我先睡了两个小时觉”中，对离合词做了简单的说明：“‘睡觉’，‘聊天儿’ und so weiter sind trennbare Wörter. Sie können als zweisilbige Wörter verwendet werden. Um die Verb-Objekt-Struktur zu vervollständigen, wird zwischen den trennbaren Wörtern ein anderes Ergänzungselement eingefügt. Zum Beispiel: 睡了一小时觉，聊一会儿天儿”（《新实用 2》2022：66）。其实，如果不在语法部分对离合词进行专门讲解，至少应该在这个注释之下结合其它已经学过的语法点给出更多的例句，比如“聊聊天儿、睡了觉、聊天儿聊得很高兴、睡觉睡得很好”等，以展示离合词的更多情况。可惜，这里除了配合本课语法给出两个时量补语的例子外，没有进一步扩展。后续部分再无有关离合词的专门讲解。

《当代》对离合词的处理一开始也跟《新实用》的情况相同。从第一册第四课的“上课”开始，一直使用离合词“合”的状态，直到第二册第四课才真正出现了离合词“离”的例句，是与情态补语同时出现的。语法解释先引入 V. O. + V. 得 + Predicative Complement 这种普遍句式（她唱歌唱得很好听。），再扩展到 O. + V. 得 + Predicative Complement 这种特殊句式（她歌唱得很好听。）。紧接着情态补语，本课还将离合词作为专门的语法点进行讲解（Verb-Objekt-Compounds<sup>11</sup>），并将该课之前第一、二两册中已经出现的离合词汇集在一起，集中进行讲解。这里的例句既涉及到本课的语法情态补语，又兼顾到前面学过的语法点：“跟...见面了，见了面，见一个面，跳了一个舞，跳舞跳得很优美”。除此之外，语法讲解之后还设计了选择正确句子的练习以检查学习者对

<sup>11</sup> 《当代》对离合词（Verb-Object Compounds）的讲解如下：“Some di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expressions are regarded as single verbs with all the syllables normally linked together, but sometimes, other elements may be inserted between the syllables. Strictly speaking, many of these compounds are not verbs but rather verb-object compounds. The following are all V-O compounds: 见面、请客、睡觉、唱歌、跳舞、上课、吃饭、喝酒……”作为例词，这里选择“见面”（我昨天跟他见面了。我昨天跟他见了面。我想跟你见一个面。）和“跳舞”（她跳了一个舞。她跳舞跳得很优美。她舞跳得很优美。），并且辅以专门的练习（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in each group）。（《当代 2》2014：52-53）。

离合词的理解掌握情况<sup>12</sup>。课文中的例句也以 V.O.+V+补语的结构形式作定语出现：“那个唱歌唱得非常好听的女孩子？那个跳舞跳得特别优美的女孩子？”这符合汉语动宾结构句子带补语时的普遍规律。《当代》这样的语法处理，笔者认为，非常适合国际汉语教学的语境，也考虑到了离合词的特点与教学难点，对学习者的帮助。

由于《新目标》将离合词看成词组，将它们与一般“述语+宾语”的结构等同对待，因而在语法方面也未做任何解释和注解。仔细观察《新目标》的前三册，无论是课文、练习还是语法，几乎没有离合词“离”的形式。表面上看这样的处理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既简单又合理，而实际上则是让很多问题隐藏了起来。这同时也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教材编写者在有意回避离合词的问题。

与《新目标》不同，《标准教程》虽然也将离合词的拼音按短语来标注，而词性又标注为动词 v.，这样学习者会误以为它们与其它动词无异，那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帮忙你”、“\*睡觉过”、“\*跳舞得很好”这样的偏误出现。尽管如此，《标准教程》第三册在讲解“V<sub>1</sub>了……就 V<sub>2</sub>……”这个句式时，使用了一些离合词“离”的形式，比如“我下了课就吃饭、妈妈起了床就做早饭、你每天晚上吃了饭就睡觉”（2014: 15）等。这样，即使不将离合词作为专门的语法现象来处理，至少在有关语法的讲解中使用一些离合词的例句，以便学习者学到离合词的正确使用形式。也就是说，无论离合词被看作词还是词组，至少在语用方面没有被忽视。

### 3. 对离合词的课后练习与后续使用

在有关语法讲解的分析部分我们提到，只有《当代》将离合词作为独立的语法点来讲解。除了语法讲解之后设计了“选出下列各组中正确的句子”（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in each group）这一练习之外，练习册各种形式的练习中都有离合词的出现：朗读下列短语、替换练习、排序、把下列句子翻译成中文、阅读短文回答问题等。尤其是最后的阅读短文中还设计了这样的句子：“她喜欢唱歌、跳舞，不过，唱得不太好听，跳得不太优美”、“他不喝酒，因为他现在还不可以喝，明年就可以了”，而针对课文内容提的问题则是“他唱歌唱得怎么样？跳舞跳得怎

<sup>12</sup> 这里的练习 Choose the correct sentence in each group 涉及的全部是离合词，每组给出 ABC 三个句子，学习者应该从中选出正确的那个。比如：1) A. 我明天要见面一位朋友。B. 我明天要见一位朋友。C. 我明天要跟一位朋友见。（《当代2》2014: 53）这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但是笔者认为，这里供选的三个句子选择得并不好，应该将 B 句改成一个错句（比如：我明天要见面一位朋友了。），而将 C 句改成正确的句子（我明天要跟一位朋友见面。），因为 C 句才是我们要测试的离合词。

么样？”这样将离合词“唱歌、跳舞、喝酒”与单音节动词“唱、跳、喝”放在具体的语境下进行练习与对比，实在是一种值得推荐的处理方法。除此以外，《当代 2》在之后的课文、语法及练习中也一直兼顾到离合词，比如“我们一星期见几次面（88 页）、我在他家吃过饭（89 页）、每天上两个小时网（95 页）、我们领导想请你吃个饭（98 页）、他在生谁的气呢（117 页）、连饭都没有时间吃（134 页）、她非常高兴地唱了一首歌（134 页）、他说的话我都听得懂（135 页）”等。至此，离合词“离”的多种形式得到使用，“可合可离，可词可语”的特点也展现得非常充分。这足以说明教材的编写者在离合词教学方面确实花费了很多心思。

从离合词的标注以及语法讲解来看，《新实用 2》虽然未将离合词作为独立的语法点来讲解，而是只在课文以及时量补语的注解中使用了离合词，但是课后却也设计了相应的离合词练习（“走了一下午路、跳了 20 分钟舞、上了一个小时的网”，70 页）。在后续课文以及练习中也出现了很多离合词的用例，比如“唱中文歌（94 页）、画中国画（113 页）、跑步跑了多长时间（131 页）、游泳游得这么好（141 页）、吃完晚饭以后（159 页）、饭也吃了（197 页）、吵得睡不好觉（235 页）、说不定我能帮点儿忙（250 页）、她在体育馆里跑着步（257 页）”。从整本书的离合词用例可以看出，《新实用 2》在离合词的使用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

《新目标》对离合词是按照短语来处理的。所有述宾结构离合词在第一、二册中，无论是课文、语法解释还是练习，几乎都以“合”的形式出现，只有第二册最后一课使用了唯一一例“离”的句式：“你们在网上见过面吗？”即使是第三册，也只使用了三个“离”的用例：“睡懒觉（104 页）、走了七八个小时山路呢（107 页）、他打算一考完试就回国（133 页）”。可以说，除了离合词“合”的用例以外，《新目标》更趋向于使用离合词的单音节动词，比如“睡得很晚、起得很早、见朋友”。由此可知，离合词在《新目标》中的地位。

基于以上对几套常用教材中离合词的翻译释义、语法讲解以及课后练习的详情分析，可以大致总结如下：上面几套教材分别代表了语法学界与语言学界对离合词的不同认识与观点。认为离合词是词者《当代》与《新实用》，认为离合词是短语者《新目标》，认为离合词又词又语者《标准教程》。从国际汉语教学的角度讲，《当代》无论从语法讲解与练习设计以及后续关注度方面都做得非常细致，非常用心。《新实用》在词语释义及词语搭配与扩展方面做得最好，但语法讲解及后续关注度稍嫌不够，尤其是“离”的状态用例及练习相对薄弱。《标准教程》虽然将离合词标注为词，但却在练习与讲解方面忽略不计。而《新目标》

则采取完全回避的策略，对离合词未给任何说明与讲解。这几种不同的做法正好代表了国际汉语教材界对待离合词的几种不同态度。

## 五 离合词的教学难度所在

离合词之所以被看作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 (1) 这是由离合词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大部分的离合词属于常用词，是生活交际中不可缺少的，因而也是学习者不可避免要经常使用的词语。（王 2005：27；于 2009：129）然而，离合词的使用场景又相当复杂，时而离时而合：在此语境下合，在彼语境下离；有时既可离也可合；甚或只需使用其中的动词部分。所以学习者很难把握其正确使用形式及使用场景。
- (2) 离合词的学习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周 2006：97）无论离合词是词还是短语，都得一个一个出现，一个一个学习。在实际应用中，离合词常以不同的形式分散于不同的语法点中。表现在教学上，它就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学习者对它的掌握也就需要较大的时间跨度。如果我们在不同语法点的教学过程中对其稍有疏漏或忽略，就有可能让正确的形式与恰当的使用不能被讲到或练到，这样可能出现的偏误就会被隐藏起来。当一个离合词在前面课文中以“合”的形式出现以后，在后续语法点中却必须以“离”的状态才能出现，因而在教学中应该得到不断重复与使用。遗憾的是，这一点却恰恰被我们的国际汉语教材所忽略。大部分教材在语法解释方面往往仅限于当课的词语和内容，因而在新的语法及练习部分很少使用离合词，甚至完全忽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潜在的问题就被无视，正所谓“眼不见为静”，等到学习者使用中出现问题时才发现错过了最好的教学机会。
- (3) 离合词种类较多<sup>13</sup>，即使同一种类也可分成不同情况。很多离合词，因自身结构特点而具有自己独特的离合方式，表达不同的语义，用于不同的语境。除了“可离可合”这一共同外部特征之外，很难提取出共同的语法性质与语境规律，因而在教材中无法系统地、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与训练环节，这大概也是国际汉语教材对离合词的教学未能给予足够重视、“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熊 2015）的原因。
- (4) 离合词有很强的语境制约性。某个具体形式的使用必须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下才能解释。比如“点了点头”与“点点头”。当要表达动

<sup>13</sup> 更多详情请参阅赵淑华、张宝林（1996）以及周上之（2003）。

作已经发生的时候，既可以说“她朝我点了点头就走过去了”，也可以说“她朝我点点头就走过去了”。但是“点点头”还可以表达经常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动作，比如“我们平时见面常常只是点点头，就各走各的路了”、“明天你跟她见面的时候不要说话，点点头就行”。再比如“唱什么歌呀”根据说话人的语气、语调的不同就有不同的意思与使用场景：1) 使用疑问语气，表达说话者不知道唱什么歌因而问别人；2) 使用感叹语气，表达说话者认为不要唱歌，而建议做别的事情；3) 表达说话者认为唱歌人唱得难听，应该停止唱。对于语言表达上的一些细微区别，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因为时间的原因或者自己把握不准而无法准确、全面地讲解清楚，那么学习者也就无从理解它的正确使用，因而会出现使用不当等不合汉语习惯的问题。

既然离合词是汉语教学的难点，也是学习者常常出现错误的地方，当然也应成为我们教学中的重点。

## 六 教学对策

尽管语言学界及语法学界对离合词的性质界定还存在争议与分歧，教材编写界对离合词的处理也各种各样，但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离合词的教与学却是无论如何都避之不过的。当然，国际汉语教学的目的不是要搞清楚离合词的性质与特点，而“在于培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实际能力，重点是使学生掌握离合词的各种实际使用形式”（于 2009：131）。因而，寻找行之有效的离合词的教学手段就是我们一线教师需要努力尝试与总结的任务。关于离合词的教学已有很多建议与对策，比如词汇语法化教学法、归类法、语境训练法（于 2009）、循序渐进教学法（周 2006）、先“合”后“离”教学模式（王 2005）、通过对述宾结构动词拼音连写的方式（柯 1992）等。下面笔者谈谈自己在多年教学中的一点体会与想法。

### 1. 强化词汇结构意识——在词汇教学时

汉语复合词的词法与句法基本相同，词的结构与句子的结构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述宾结构离合词“吃饭、跳舞、喝酒”的结构与短语“吃米饭、跳街舞、喝啤酒”的结构一致，都表示述宾关系。在词汇教学中，如果我们在碰到离合词时，能够将离合词的两个构成语素分解开来解释，将其内部述宾关系但实则作动词的[VO]V结构与V+O的短语结构进行对比，这样学习者就可直观地看到它们的异同之处。那么，既然宾语已

经包含在离合词内部，后面基本不能再接别的宾语<sup>14</sup>，这样的特点学习者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然后再辅以“离”的情况作为例句或者短语作为扩展形式，就像《新实用》的做法一样：比如在“跳舞”一词下，既列入“跳”和“舞”两个独立的词，又在词语搭配与扩展中增加“不喜欢跳舞、跳个舞”（《新实用1》2017：141）等扩展形式，这样“合”与“离”两种情况就通过实例得到了明确展示，这样学习者对词语的结构意识也就得到强化。笔者认为，相较于只给出词语的拼音、词性以及外文意思的做法，《新实用》在生词表中扩展词汇搭配与用法实例的做法对学习更有帮助。通过这样的用法实例，不仅直观地展示了生词的用法，而且可以避免孤立地死记硬背式词汇学习，并与已经学过的词语相联系，既学习了新词，又复习了旧词，从而提高了词汇的复现率，为有效的词汇学习打下基础。如果再结合已知的和该课要学的语法，增加诸如“跳跳舞、打过折、帮一下忙、唱着歌”这样的语法扩展形式，学习效果会更好，效率会更高。这样将词汇教学与语法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就从词汇学习阶段强化了离合词的特点，为后续的语法教学做好了准备。

当然，除离合词以外，很多复合词都适合分析其组合结构，比如：偏正结构的“迟到、晚饭”等，联合结构的“工作、朋友”，补充结构的“餐厅、客厅”，主谓结构的“胆小、心动”等。因为成人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都会有意无意地做着分析和比较。搞清楚汉语词语的组合结构与内部关系，不仅有助于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与记忆，还可以帮助学习者培养分析句子结构与语法成分的意识，提高自我学习与纠错改错能力，减少并避免偏误的出现，为中高级阅读理解打下基础。

## 2. 语法例句选择——以离合词用句为首选例句

刘春梅曾呼吁“通过教材编写改善对外汉语的离合词教学”（2004）。然而，通过前面的教材分析我们知道，虽然《当代》在语法讲解练习、《新实用》在词汇释义方面给予离合词较多的关注，但是没有一本教材是系统地、一贯之地讲解练习离合词的。既然没有完美的教材供我们使用，那么弥补教材的不足这一任务就落到一线教师肩上。教学者要时时记着，离合词是教学的一个重点，是学习者学习的难点。为了弥补教材的不足，我们应该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首先采用离合词为新语法点讲解的例句，以提醒学生注意离合词的新使用情况。

笔者的一位汉学专业学生，在两个学期的基础汉语学习期间，每学到新的语法现象，他总是使用“看书”来造句。比如：“我看书。我喜

<sup>14</sup> 像“关心”、“出口”这样直接带宾语的离合词如“关心朋友、出口粮食”属于例外。这样的离合词柯彼德称为“假的”述宾结构（柯 1992：100）；而“帮忙”、“请客”这样可以插入另一个宾语如“帮你忙、请我客”的离合词数量也很少。

欢看书。我打算周末在家里看书。昨天我看书了。我看了很多书。我以前看过很多书。我正在看着书呢。看了书我就去睡觉。看了书我去睡觉了。我昨天是在图书馆看书的。我看书看得很快。我昨天看了两个小时的书。我比哥哥看书看得快。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我把这本书看完了。这本书被我看了很多遍... ..”后来其他同学听到他造的句子就会笑，好像“看书”这个词已经成了他的专利。

通过该学生的例子笔者感悟到，语法教学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其实，“看书”无论从形式还是结构来看就是一个典型的离合词的述宾结构<sup>15</sup>。几乎从“了”、“过”开始，一直到后面的所有补语及其它特殊句型，都是“看书”离析后的表现形式。所以我觉得，每学到一个新语法点的时候，如果能够刻意选择一个学习者已经熟悉的词语来引入新的语法结构，既可以避免新词语加新语法的双重负担，又便于理解与记忆。当然，如果这个刻意选择的词语是离合词（比如“吃饭、睡觉”）的话，那么很多可能出现的离合词偏误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消除。然后我们再以这个例句为标准句型（*Mustersatz*）扩展开去，其它述语 + 宾语的情况就无需多解释了。而这个用于语法点引入的离合词“吃饭”或者“睡觉”也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语法教学过程之中。

### 3. 语法教学顺序——由普遍到特殊

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一般例句的选择都是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比如教情态补语时，《新实用》是从“来得很早→吃得好不好→他们普通话说得怎么样→他们说普通话说得好不好？”这个顺序来引入的。这种做法本无可厚非，也符合外语学习从易到难的基本规律。但是，O+V+得+Adv.+A 这样省略前一个V的句式，往往是在特殊的语境下才能使用的，是与某种比较相联系的。比如课文中“他们普通话说得很好”这个句子是建立在“听说上海人喜欢说上海话，他们普通话说得怎么样”<sup>16</sup>这个语境基础之上，是将上海人“说普通话”与“说上海话”进行对比。离开了语境宾语O就不能随便提到动词V之前了。而语法讲解部分的例句是没有语境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的例句最好先从V+O+V+得+Adv.+A 这样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句式开始，然后再讲省略第一个V也就

<sup>15</sup> 尽管《现代汉语词典》、《等级标准》和本文提到的其它汉语教材都没有把“看书”当成离合词来看待，但是 *Pleco Chinese Dictionary* 的“看书”是以词来对待的，拼音标注为 *kànshū*。德语的 *lesen* 实际上也是“看书”，德国人常说的 *Ich lese gern*，通常指的就是“我喜欢看书”，当然这句德语也可以翻译成“我喜欢阅读”。但在《等级标准》中，“阅读”属于四级词汇。然而，“看书”要比“阅读”的使用频率高得多，学习者使用的时间也早得多。因此，从使用频率以及学习者的角度讲，我们姑且将“看书”作为离合词的替代形式。

<sup>16</sup> 《新实用2》第11课《我玩儿得非常好》第8页的例句。

是宾语前置这样的特殊情况，以避免学生将宾语前置这种特殊情况当成普遍规律来理解。当然，如果能以离合词为例引入情态补语，那就不更易出现“\*他睡觉得很多”这样的偏误句了。掌握了普遍规律，那么“来得很早、吃得很好”这样不带宾语的情况自然而然就清楚了。

#### 4. 对比教学法——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德语中有一种动词叫可分动词，这类动词都拥有一个基本动词和可分前缀，词典中的形式是合在一起（比如“einladen<sup>17</sup>邀请”），具体语用中有分有合（Ich lade dich ein. 我请你客。Ich möchte dich einladen. 我想请你客。）从形式上来说，德语的可分动词与汉语的离合词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有时分有时合，而且中间可以插入其它成分。因而很适合用于离合词引入时的形式对比。其中最合适与述宾结构离合词进行对比的就是德语的可分不及物动词 rad|fahren/Rad fahren（骑车）、eis|laufen/Eis laufen（滑冰）、dank|sagen/Dank sagen（致谢），其两种语言的词形、结构、语义基本相同。因而，将两者进行对比，对以德语为母语或者二语的汉语学习者来说，词的离合并不难理解。<sup>18</sup>

除了对上述形式、意义、结构相同的词语进行对比外，还有一些用法差异较大的词语也需要对比，比如“帮忙”与“helfen”、“结婚”与“heiraten”<sup>19</sup>、“刷卡”与“mit der Karte zahlen”，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引导学习者找出其相同与不同，尤其是两种语言在使用结构与语用情景中的异同，以预防因母语的迁移而产生偏误。

然而，这里还应该明确指出的是，许多述宾结构离合词，虽然对应于德语中“不及物”使用的及物动词，例如“essen”或“lesen”，因其本身带有隐含的不定宾语，所以德语可以说 A: Wo gehst du hin? B: Ich gehe essen. A: Was machst du heute Abend? B: Ich möchte lesen. 而与其对应的汉语及物动词“吃”、“看”却不能在无宾语的情况下使用：“\*我去吃、我想看”。因而，对比法不只适用于目的语与学习者母语的对比，也适用于目的语内的同义词、近义词之间的对比，比如“吃饭”与“吃”、“帮忙”与“帮助”和“帮”的对比。最好的对比就是借助语境来进行。当然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词语采取不同的方法，并着重强调它们使用结构与语用情景的异同。

<sup>17</sup> Wahrig Deutsches Wörterbuch (2000: 393)。

<sup>18</sup> 有关德汉复合词对比的更多内容请参见盧怡君 (2007)。

<sup>19</sup> 如果在对比的过程中，“结婚”解释为“heiraten”，也就是“Ehe schließen”、“吃饭”“essen”，也就是“eine Mahlzeit einnehmen, Speise zu sich nehmen”，学生出现错误的几率可能就很小了，因为德语翻译中已经有了名词。

## 5. 集中练习离合词——设计不同的练习形式

因为离合词的数量大，种类多，学习的时间跨度较长，“离”时可插入部分的情况比较复杂，而且同一形式也不具备普遍适用性，比如：可以说“游游泳”，但不能说“\*结结婚”、“\*发发炎”；可以说“把婚结了”，但不能说“\*把泳游了”、“\*把冰滑了”。另外，“游了泳”与“游了游泳”的语用环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借助语境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金 2014：41-42）。比如设计不同的上下文语境<sup>20</sup>作为例句，然后给出同一类型的离合词，有针对性地进行替换练习：

- (1) A: 你哥哥跳舞跳得很好。你喜欢跳舞吗? B: 我也很喜欢跳舞, 但是跳得不太好/跳得没有我哥哥好。(唱歌、游泳、滑冰、滑雪、画画...)
- (2) A: 你跳舞跳了多长时间了? B: 我跳了两年了/我跳了两年的舞了。(唱歌、游泳、滑冰、画画...)
- (3) A: 唱了歌以后我们就去游泳了。B: 游了泳以后我们就去吃饭了。  
C: 吃了饭以后我们就去看书了... (唱歌、游泳、吃饭、喝酒、聊天、画画...)
- (4) A: 听说你们已经结婚了。你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B: 我们是去年结的婚。(见面、毕业、游泳、洗澡、签字、拍照...)

除了替换练习以外，我们还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离合词练习：1) 判断正误；2) 在一组句子中选择正确的句子；3) 选择所给词语（着、了、过、完、好、的）的正确位置；4) 将所给的词按正确的顺序排列；5) 改错并说出理由（使用学生自己所出的错句）；6) 扩展填空；7) 阅读理解等等。

当然，我们这里所建议的集中练习，并不是说上述所有练习形式可以一次性集中使用于某一个教学单元，而是说要将学习者已经学过的同类离合词归集起来，并结合相应的语法现象进行集中练习。这一点从每组练习所使用的语法点及括号中所给的例词就可看出。也就是说，上述练习形式既可用于单个语法点练习，也可用于阶段性语法复习，还可以借助某个语法点集中练习同一类离合词。如果离合词练习好了，一般主语 + 宾语的短语结构就不会有问题了。另外，通过在具体语境中的不断练习与使用，可以尽快让学生将结构与内容内化，并在不断积累中慢慢产生语感。

<sup>20</sup> 这里所说的“不同的语境”是指与学习者所学语法现象相结合的语境。

## 七 结束语

离合词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国际汉语教学中不能将其与普通动词等同对待。另外,学习者在离合词使用时常常出错的情况,也提醒我们应该将其作为教学的一个重点。然而,我们的教材对离合词的处理却常常不尽人意。既然我们无法改变教材中的安排,至少应该在教学中对述宾结构离合词给予特殊对待:从词汇层面强调其[VO]V结构,从语法层面以使用离合词的句子为首选标准例句来引入各种可能的语法点,再从练习方面采取多种形式集中练习,并在适当的时候与学习者的母语进行对比,避免因负迁移而产生偏误,以便学习者更好地掌握并正确、得体地使用离合词。

## 参考文献

- Wahrig, Gerhard (2000), *Deutsches Wörterbuch*. München: 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
- 胡静男 (2021), 现代汉语离合词的句法属性探究,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online: <<https://www.sinoss.net/uploadfile/2021/0511/20210511092709506.pdf>> (2021.10.21.).
- 姜丽萍 (主编) (2014), 《HSK 标准教程》1、2、3,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金美玲 (2014), 语境在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的作用, 载于: CHUN, 29, 30–44.
- 柯彼德 (1991),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语法体系急需修改的要点, 载于: 《世界汉语教学》第 02 期, 100–104.
- 柯彼德 (1992), 汉语合成动词的结构以及有关汉语拼音正词法的问题, 载于: 《语言文字应用》第 02 期, 93–100.
- 柯彼德 (2000), 汉语凝合动词的类型和特点, 载于: 《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484–489.
- 李大忠 (1997),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李怡霏 (2019), 德语为母语的汉语中高级水平学习者动宾式离合词偏误分析, 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
- 刘春梅 (2004), 通过教材编写改善对外汉语的离合词教学, 载于: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6 期, 8–15.
- 刘珣 (2017) (主编), 《新实用汉语课本 1》第三版, 德文注释,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珣 (2022) (主编), 《新实用汉语课本 2》第三版, 德文注释,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刘英林, 马箭飞, 赵国成 (2021) (主编),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 第二分册: 词汇,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盧怡君 (2007), 現代德、漢語複合詞構詞法之比較, 载于:《臺德學刊》, 第 13 期, 212–236.
- 陆志韦 (1957), 《汉语的构词法》,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毛悦 (2012) (主编), 《新目标汉语 口语课本 1》,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毛悦 (2013) (主编), 《新目标汉语 口语课本 2》,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王海峰, 王铁利 (2009), 建立在语料库基础上的汉语本体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以现代汉语离合词研究为例, 载于:《汉字文化》, 第 2 期, 84–91.
- 王瑞敏 (2005), 留学生汉语离合词偏误的分析, 载于:《语言文字应用》, 第 S1 期, 27–29.
- 吴中伟 (2014), (主编), 《当代中文》修订版, 课本 1、2,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 《现代汉语词典》(1998) (修订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熊晓青 (2015), 离合词及其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载于:《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 第 8 期, 107–110, online <<https://m.fx361.com/news/2015/0828/1327875.html>> (2024.05.17.).
- 应晨锦, 王鸿滨, 金海月, 李亚男 (2022),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语法学习手册 初等》,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于歌 (2009),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离合词教学, 载于:《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 第 05 期, 129–131.
- 赵金铭 (1984), 《能扩展的“动+名”格式的讨论》, 载于:《语法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4–23.
- 赵淑华, 张宝林 (1996), 离合词的确定与离合词的性质, 载于:《语言教学与研究》, 第 01 期, 40–51.
- 周上之 (2003), 离合词亦此亦彼的中间性质, 载于:《对外汉语论丛》, 第三集, 上海: 学林出版社, 30–49.
- 周上之 (2006), 《汉语离合词研究: 汉语语素、词、短语的特殊性》,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Abstract

Mit „Líhécí“ (trennbare Wörter) wird eine sehr gebräuchliche Untergruppe von Verben im modernen Chinesisch bezeichnet, die für internationale

Chinesischlernende mit besonderen Schwierigkeiten verbunden sind. Sie stellen eine zentral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ChaF-Didaktik dar. Daher sollte ihnen besondere Aufmerksamkeit geschenkt werden. Trennbare Verben zeichnen sich dadurch aus, dass sie getrennt oder kombiniert, als Wörter oder als Wortgruppen verwendet werden können, so dass sowohl lexikalische als auch syntaktische Bereiche involviert sind. Dieser Artikel wertet gängige ChaF-Lehrwerke im Hinblick auf ihre Präsentation der trennbaren Verben aus. Behandelt werden die Pinyin-Notation und Wortartmarkierung trennbarer Verben, deren Bedeutungsangaben, die grammatischen Erklärungen und zugehörigen Übungen sowie Verwendungen in verschiedenen aufeinanderfolgenden Lektionstexten. Auf dieser Basis werden die Methoden der Vermittlung der trennbaren Verben im internationalen Chinesischunterricht erörtert und Vorschläge ausgearbeitet, wie den Lernenden eine bessere Kompetenz in der vielfältigen Anwendung der trennbaren Verben in diversen syntaktischen und semantischen Kontexten vermittelt werden kann.

**Schlüsselwörter:** Lihécí (trennbare Wörter), Pinyin-Notation, Wortartmarkierung, Lehren und Lernen trennbarer Wörter, internationaler Chinesischunterricht